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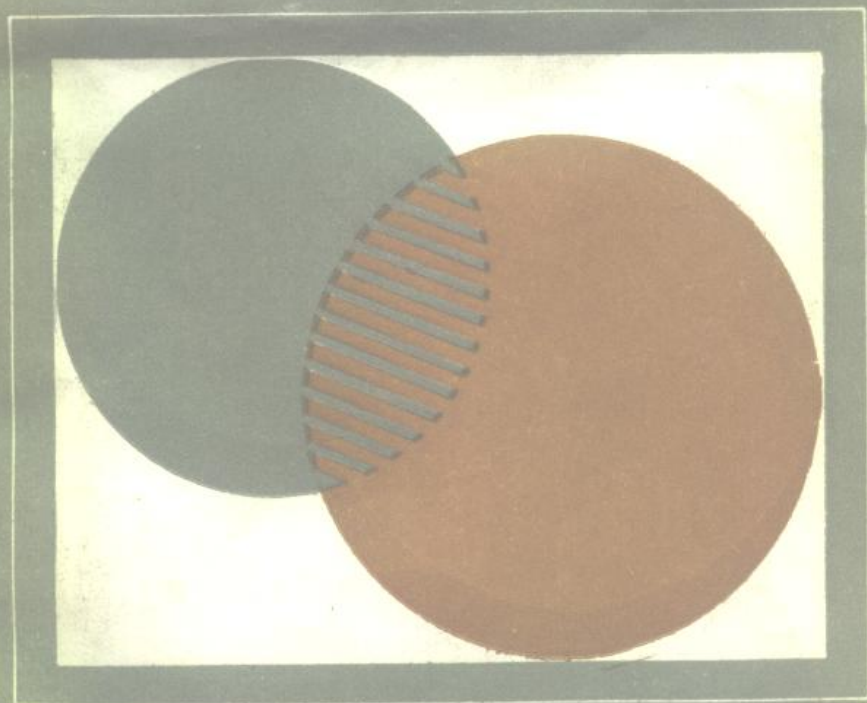
● 范进 主编

太阳神译丛·解释学专辑

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美] 理查德丁·伯恩斯坦

郭小平 康兴平 译
赵仁方 李怀林
范进 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

B71-1.1

超越客观主义和 相对主义

〔美〕理查德 J·伯恩斯坦

郭小平	康兴平	
赵仁方	李怀林	译
	范进	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1992年

(京) 新登字101号

Richard J.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根据1983年英文版译出

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

郭小平 康兴平 译

赵仁方 李怀林

范进 校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顺义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9.3 字数205千字

1992年2月 第1版1992年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册

ISBN 7-80014-385-6/C·021

定 价: 5.65元

编者寄语

太阳神——光明之神，智慧之神，生命之神。

太阳神的传说，中外皆有；太阳神的崇拜，源远流长。

远古时，中国就有崇拜日神图腾的历史。古语有：天为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天之诸神，莫大于日；天之诸神，唯日为尊。并流传着与太阳神有关的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故事，诸如“夸父逐日”，“有穷后羿”，“羲和占日”，“凤凰鸟”，“日轮”，“扶桑”之说。

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极为崇拜太阳神阿波罗（又称福玻斯，光辉灿烂之意）。这位宙斯之子裸露着矫健的身躯，肩背七弦琴和神盾，腰悬金箭，斩杀黑暗之神（怪龙Python），庇佑人类。他睿智，顽强，乐观，豁达，洋溢着蓬勃的活力和充盈的热情。他出现之时，黑暗与魍魉便悄然遁去。

太阳神，是真善美的和谐，象征着正义、智慧与科学；太阳神，是人类热爱生活，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精神升华，启示着幸福、和平与希望。德尔斐神庙前，阿波罗的伟大神喻“认识你自己”，永远是人类希冀的理想和追寻的目标。我们借“太阳神”表明本套丛书的主旨：认识自然和人生的智慧，让科学与理性之光常明。

本套丛书的译者和编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学子，他们在前辈导师的教诲下，获益非浅，并力图师承前辈的严谨学风和治学精神，在人文科学这块园地里，努力耕耘。同时，他们也真诚期待读者朋友行凭借一颗渴求真理的心灵，凭借自身

对生活的体验，来阅读、鉴赏、批评这套丛书，从而共同参与一场思想的对话和交流，以探讨、选择自己的人生价值和
生活信念。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愿“太阳神”丛书伴随
朋友们一起去理解生活的真义，展拓生命的界域！

1988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概论	(1)
1. 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9)
2. 笛卡尔式的焦虑	(19)
3. 后经验主义哲学与科学史	(25)
4. 社会科学的观念	(31)
5. 科学解释学维度的恢复	(37)
6. 哲学解释学：存在的基本状态	(42)
7. 解释学与实践	(47)
8. 政治判断与实践言谈	(55)
9. 科学、解释学与实践	(57)
第二章 科学、合理性与不可通约性	(62)
1. 理论选择的实践合理性	(62)
2. 库恩及其批评者：共同的根据	(75)
3. 科学哲学的进展	(87)
4. 不可通约性与自然科学	(97)
5. 不可通约性与社会学科	(114)
第三章 从解释学到实践	(135)
1. 笛卡尔的遗产	(142)
2. 真理与艺术经验	(146)
3. 理解与成见	(156)
4. 解释学循环	(164)
5. 时间距离、效果历史意识与视界融合	(176)

6.应用：解释学基本问题的重新发现.....	(182)
7.超越哲学解释学的运动.....	(190)
8.哲学解释学与笛卡尔式的焦虑.....	(209)
第四章 实践、实践言谈与判断.....	(216)
1.一段历史插曲.....	(220)
2.实践言谈：哈贝马斯.....	(228)
3.罗蒂的元批判.....	(246)
4.判断：阿伦德.....	(258)
5.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实践 的任务.....	(278)

第一章 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概论

我以为，亚里士多德主张伦理学关注怎样生活和人类幸福问题，这有着极为深刻的正确性，同样他主张这类知识（“实践的知识”）区别于理论知识也有着极为深刻的正确性。那种承认知识的范围要大于“科学”范围的知识观点在我看来是一种文化上的必然——只要我们试图达到对于我们自己或对于学科之明智的和人文的理解。

——普特南《意义与道德科学》

在知识和文化生活中弥漫着一种不安气氛。它几乎影响到每一学科和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不安表现为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但也还有别的一些指明了同一种根本焦虑的对立：理性与非理性、客观性与主观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当代思维在此与彼这相互作用的两极间徘徊。即使那些为冲破这一思维框架而做出的尝试最终也常常回到这些规范的对立上来。

然而，已有许多迹象表明，构成这些对立而且从这些对立中获得其诱人魅力的那些深邃假设、承诺和隐喻本身即是有问题的。因为与这种由对立的两极所激发起来的不安相伴随的，是一种日趋强烈的感觉，即在提出那些与此相关的主张和选择之方式中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是一种我们的思维范畴结构和行为模式正在发生某种改变的感觉——一种我

们迫切需要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感觉。

我在本书中的目的正是探讨这一复杂现象，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澄清，揭露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现代生活知识和文化的母体中出现了什么谬误，指出为什么传统的对立会濒临瓦解，出现了什么样的新趋向，有哪些证据表明了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运动，这一运动具有什么意义。我尤其要考察近来在哲学家中间出现的某些争论。或许这些争论最初看上去有着完全不同的主题和重点，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只有一个唯一的关注之点：确定人类理性的本质和范围。

在哲学家圈子里产生了一种新的对话——关于人类理性的对话——我们从对话中获得了对新理解，这种理解无论对于理论生活还是实践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真正的“交谈”（它既非无聊的闲扯亦非激烈的争吵）是一种不断扩展的和开放的对话，它以主体间的一致性和某种不言而喻的相关性背景为前提，在交谈中或许参加者会有互不相同的着重点，同时一个生动的交谈中，总包含有不可预见和新奇的内容。对关于人类理性的交谈的描述（尤其当它与科学、解释学和实践相关时），近来采取了新的令人振奋的形式。我不仅打算揭示这种对话的共同主题（那些为各个哲学家所赞同的假设、承诺和洞见），还打算对各个哲学家个人独特见解和不同着重点作出公正的评价。

显然，当代许多争论仍然是在传统的诸极中建构起来的。有一种潜在的信念：在最后分析中，对我们来说唯一可行的选择要么是某种形式的客观主义，基础主义，知识、科学、哲学和语言的最终根据的确立；要么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就会被引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道路上去。我们无论是在考察分析哲学的起源时，还是在考察现象学

的起源时，都会发现它们曾有一个充满理智自信和乐观主义的早期时代，肯定我们已经最终找到了哲学的平安坦途，找到了真正理智进展的正确“方法”，由此能将哲学变为一种产生“知识”的学问，而不是无数相互竞争和不能改变的“意见”进行无休止战斗的战场。从这一角度来看，诸如罗素和胡塞尔这样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分歧就不如他们的共同点那么有意义了。这两位哲学家曾经都确信，哲学的“真实的”基础或根据已经发现了，进行严肃哲学探讨的方法和程序唾手可得。这类主张在过去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过——自笛卡尔时代以来它已经成为了恒久不变的主题，这一事实并没有被当作为哲学建立基础之可疑性的证据，而是被当作了要求解决基础的哲学的一个“耻辱”标志。但是，只要我们循着二十世纪英美哲学或大陆哲学自身的内在发展，就能觉察到那种对建立哲学、知识和语言之根据的方案不断增长的怀疑。

从对基础、方法以及评价的理性标准所拥有的自信走向怀疑主义这个运动并不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生。哲学中的混乱和不确定展示、反映出了代表我们的理智及文化生活特征的一个现象。在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已经看到，寻找安全基础的大胆尝试和对构成真正知识前提的新方法的阐述都不再时兴了，继之而起的是提问，由此来揭露那些原来曾认为坚实可靠的信条并非真正如此。似乎突然之间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又受到了青睐。我们在对科学的本质、对异族社会、对不同历史时代、对宗教和文学文本进行考察时，都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并不存在硬“事实”，相反似乎“怎么都行”。我们只要关注哲学中那些固有的主题：理性、真理、知识、实在或规范，似乎就会面临不可通约的

范式、理论、概念框架或生活方式。我们已被告知，认为存在某些中心框架、某些中立描述语言和某些为了理解并批判地评价人们提出的相互竞争的主张，而我们能向之求助的永久理性标准，都是错觉和深深的自我欺骗，我们还被告知，我们受着我们自己的历史情境和社会实践的限制。我们被告知：许多哲学家已抱有的梦幻和希望（把握永恒的东西）是导致独断论甚至导致错误的欺人幻相。

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理智问题，也不局限于对理性意义和范围的狭隘争论。争论中有些关于人类的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是什么，我们能知道什么，什么样的规范应该约束我们，希望的基础是什么。这种不适感渗透到我们日常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体验中。这些流行的相对主义的变种正在扩散到各地，并且经常导致玩世不恭和日益增长的虚弱意识。最近对相对主义教条的颂扬，对无休止地玩弄解释的狂热，已经引发出强烈的反应，而这种解释却不知有任何限度。人们争论说，有些人固执地坚持表述的概念，坚持真理相符论，坚持思维功能就是反映自然的教条，如果置他们的许多错误于不顾，我们就不能避免这种“原始直觉”，即有一个独立于我们信仰和爱好的世界，它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而将它自身强加给我们，并且压制我们的所想、所说和所为。

导致混乱不仅是由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象理性、客观性、实在论和规范这样一些关键概念所具有的转移不定的含义，而且也在于哲学家们对待反对立场所持的不同的基本态度。例如，让我们想想卡尔·波普对他认为是当今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猖獗增长的那些东西的恐惧。波普认为，这不仅是纯粹的认识论上的偏差，而且是一个打开通往非理性主义和盲从的大门的错误。与这种态度形成对照的是费耶阿

本德的观点，费耶阿本德曾一度在理智上与波普相当接近，但现在他已转变为反对波普和批判理性主义这一“帮”了。费耶阿本德极其高兴地支持“非理性”而反对批判理性主义者为之辩护的那种理性。他宣称，如果一个人采用波普及其门徒的标准，那么此人就必然得出科学本身是完全没有理性的学科（而且也应该如此）的结论。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费耶阿本德以更富于想象和更放任的方式，试图怀疑和嘲讽科学本身以及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波普为“客观知识”辩护的核心是对实践一道德的关注，它包含于他的全部工作和言论之中。但这种情况对费耶阿本德来说也是如此。这些相互竞争的对实践一道德的关注反映了波普和费耶阿本德对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的事物的不同的评价，它们比将它们的分开的许多技术和专业问题要重要得多。波普将自己视为这个“开放”社会的公共卫士，这个社会正在受到威胁。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盲从主义。但是，费耶阿本德指责波普和那些赞同他的主张的人，说他们陷入了危险的幻想之中。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波普的思想最终要导致进一步的封闭和僵化，导致新的、被粉饰了的教条主义形式，后者是人类自由、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敌人。费耶阿本德嘲笑并力图中伤由波普代表的“清教徒的严肃”。费耶阿本德和波普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我已将其叫做实践一道德方向的这个方面，是一个典型对照的极端例子，这种典型对照出现在论文的种种不同上下文和范畴之中。（不妨将费耶阿本德对“方法”和“理性”攻击的风格和内容与雅克·德里达对“存在形而上学”的俏皮攻击作一下比较。）

许多职业哲学家在批评波普并认为费耶阿本德不负责任时，却又具有笛卡尔、康德、胡塞尔、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

和实际上大多数现代哲学家的基本信仰，即哲学现在终于发现了它的“适当对象”和反复解决哲学问题的正确道路。迈克尔·达米特，我们时代一个主要的（有些人说是那一个主要的）英国哲学家，最近已经宣布：

仅仅是由于有弗雷格，哲学的适当对象才最终被树立起来：即，首先，哲学的目标是思想结构的分析；其次，思想的研究要与思想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严格区分开来；最后，分析思想的唯一适当的方法就在于语言的分析……这三条宗旨是整个分析学派普遍接受的……（但是）自从他死后，我们花费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清楚地理解了他所设想的哲学的真正任务包含什么。

我知道，用怀疑态度来对待所有这些主张是合理的，因为在以前的哲学史中它们已被多次地提出过了。正因为哲学缺乏一个系统的方法论所造成的这种耻辱已经持续了如此之久，去填补这种欠缺便已成为哲学家们的一个经常性的成见了，而且他们认为自己过去已经成功地这样做了——也成为一种重复不已的错觉。胡塞尔满怀激情地相信，他已最终掌握了开启每个哲学大门的钥匙；康德的门徒们把设计一个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功绩归因于他；斯宾诺莎相信他正在为哲学做欧几里德为几何学做过的工作；而且在他之前，笛卡尔认为自己已经揭示一个唯一正确的哲学方法。我只提到了许多这种幻想中的几个例子；对于任何哲学的门外汉来说，最安全的赌注就是在为弗雷格做出同样的宣称时，承认我们正在遇到一个相似的幻想。对此我能作的唯一的平庸回答

同任何预言家对任何怀疑者不得不作出的回答一样：时间将会告知一切。

但怀疑者不只是哲学的门外汉。象理查德·罗蒂这样一个内行最近也争辩道，哲学的真正耻辱是我们仍然被达米特所持的那种哲学概念所欺骗和迷惑。我们仍然假设存在哲学的“适当对象”这样的事物，假设存在哲学认识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哲学问题，假设存在着做到这点的“一个系统的方法论”。罗蒂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清除由“哲学缺乏一个系统的方法论”造成的耻辱，那么所需要的是一种哲学治疗的方式，它将使我们摆脱哲学是或者可以是文化的基本学科这样一种幻想和自欺。我们需要放弃这样的观点：哲学是一种探索方式，它了解关于知识、语言和思想的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其他人都不懂得；我们坦率地承认，哲学充其量只不过是人类交谈中的另一种声音。

与达米特关于弗雷格的重要性的主张形成对照的是，罗蒂以根本不同的方式解释我们当代的状况。罗蒂认为，二十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哲学家是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罗蒂为他们的重要性作出这种宣称，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已帮助我们去消除达米特和那么多的职业哲学家所接受的哲学概念，这三位哲学家：

每个人在他早期都试图找到一种使哲学成为“基础”的新方法——一种系统地阐明思想的最终关系的新方法。维持根斯坦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与精神论无关的描述理论，海德格尔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体系，这些范畴与科学、认识论或笛卡尔对确定性的探索均无关

系，而杜威则试图建立一个将黑格尔的历史观自然化的形式。他们三人中的每个人后来都把自己的早期努力看作是自欺，看作是在用于支持这种哲学概念的十七世纪的知识和精神观念已经被抛弃之后，还想保存这种哲学概念的一种尝试。他们三人在后期的工作中都摆脱了作为基础的康德哲学概念，并致力于警告我们不要受那些他们曾沉溺于其中的东西诱惑。因此他们的后期工作是治疗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是启发性的而不是系统性的，目的是使读者对自己进行哲学思考的动机提出质疑。

虽然达米特把自己比作一个将受到未来发展拥护的预言者，但按罗蒂的观点，他却更象一个诡诈的反动分子，这个反动分子不顾一切地抓住已被怀疑而且应该被抛弃的东西不放。达米特与罗蒂的观点之间的这种对比不仅显示了对现代和最近的分析哲学成就最见分歧和对立的理解，而且也显示出了对哲学自身反思的最为分歧和对立的理解。

以波普和费耶阿本德之间的对照所代表的对立类型不局限于一个哲学流派，甚至也不局限于哲学本身；达米特与罗蒂之间的对立同样如此。对这些对立重复的强调以及在他们相关的哲学争论之间的来回摆动，暗示着对于哲学中以及更一般地讲文化学科范围中正在发生的事物，存在着歧异而更为深刻透彻的解释。象罗蒂一样，我认为我们正在来到理智传统（罗蒂称之为“笛卡尔—洛克—康德传统”）的终点——戏演完了。但我也认为罗蒂忽视了现在正处于显现过程的东西。当我们通过当代最重要的哲学辩论思考和工作时，我们会发现那些起初看来是零碎、冲突甚至矛盾的观点最后都汇聚并结合在一起。我不想为那些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事物作

夸张的断言，即便有时是以非常踌躇和犹豫的方式，但我打算阐明现在有充分迹象和证据去揭示我们人类状况的这种新理解的形态和境地。

为了确定这种调查研究的来龙去脉，重要的是以一种基本的方式阐明我所说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为什么将它们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中心文化对立。这两个术语都已被转义使用。有人似乎可能会说，这里所追求的自然对照应当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对照，或者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对照。我将在极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个术语，这一意义是从这些表达法的一些标准的哲学用法中分离出来的。我在继续论述时将引入进一步的安排和限制。

1. 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我用“客观主义”来指谓这种基本信念：存在有或者必定有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或框架，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最终可以诉诸这些模式或框架。客观主义者宣称，存在着（或者必定存在着）这样一个模式，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发现它是什么，并且以可能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他或她已经发现了如此模式的宣称。客观主义与基础主义以及对于一个作为基础的阿基米德点的追求密切相关。客观主义者认为，除非我们能以一种严格的方式奠定哲学、知识或语言的基础，否则就不能避开激进的怀疑论主张。

相对主义者不仅否认客观主义者的积极主张，而且走得

更远。相对主义在其最强的形式下是一种根本的信仰，那就是当我们着手调查哲学家们亦已认为是最基本的那些概念（不管它是理性、真理、实在、正义、善行的概念还是规范的概念）时，我们就会被迫认识到所有的这些概念归根结底必须作为与特定的概念结构、理论框架、范式、生活方式、社会或文化相关的事物来理解。既然相对主义者相信有（或者可以有）这种概念系统不可还原的多元性，他或她就会对这些概念能够有确定而单一的重要性的主张提出挑战。对这个相对主义者来说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中心框架或单个的元语言，凭借后者我们可以通过理智来单一地判定或评价两个范例的竞争主张。譬如，当我们着手处理象理性准则或理性标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时，相对主义者就宣称，我们永远不能摆脱谈论“我们的”和“他们的”理性标准（那些也许是“根本不可相比的”标准）的困境。认为存在着可以适合称作“理性标准”的东西，真正普遍的并且随着历史或时间改变的标准，都是一种错觉。

客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之间的这种“辩论”自从西方哲学发端以来，或者至少从柏拉图攻击诡辩学者和普罗泰戈拉宣称的相对主义以来，一直伴随着我们。但只是到了近代，这个辩论提出的这些复杂问题才变得几乎令人着迷并且扩展到人类探索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尽管在这个古老的辩论中有许多新的反复和曲折，但它已展示了惊人的连续性。每当一个相对主义者提出他或她将之视为坚实基础，本体论基础，确定的范畴系统之类的主张的时候，有人就向这种主张提出挑战，并争论说，被认为是确定的，永恒的，最终的，必然的或不容置疑的，也是可以怀疑和诘问的。相对主义者谴责客观主义者把充其量不过是在历史和文化中稳定的